

境中如何保持健康、防止疾病,当地人民又是如何利用传统医疗机制来应对这类问题?因此,传统文化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的兴起与疾病医疗机制的变化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

第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值得关注的是,藏彝走廊中地区性的少数民族如何被吸收并整合到国家体制之下的?国家政权的进入无疑会给本区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个人以为可从如下四个角度来看这种影响:(1)可从少数民族本身观点来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如土司或上层僧侣如何看待国家主权的冲击;(2)他们如何使用社会标志来保护自我传承,文化表征在哪些方面使用?少数民族的认同、文化、语言、历史等,哪些在使用,哪些又不在使用,为什么?(3)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传统的习俗、宗教等方面已经有越来越少的干预,如允许少数民族恢复他们的宗教、风俗习惯,那么文化的复古对现代社会是否有帮助呢?会不会对全球化有一种相反的效果,强调自我是否会内化,这样是否会导致自身在全球化中不可竞争呢?如何正确使用一些社会标签,如亲族、家支、宗教、服饰等来保存既有的传统呢?(4)旅游观光业的发展对当地文化的发展、保存到底有什么样的冲击?从正面来看,的确具有对民族文化起到保护的积极意义,但从反面看,把文化当作商品是否也有利有弊?这里涉及到了文化商品化的价值判断。

第三,发展的文化问题。发展是各方面的,各

民族各地区对于发展都有着不同的定义和标准。近年来,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怒江建水坝,对国家、地方各级政府、投资者以及当地民众各方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他们对此所表示的态度也各有不同。那么,谁是主要的推动者?物质上的改善就是发展的标志吗?我们更要关心本地的百姓是如何反应的,他们的主张和要求是什么?我个人主张应当提倡“发展的文化”,把发展的文化当作一个主体来研究。

对于今后藏彝走廊地区研究工作如何进一步开展,我认为应当在会议交流上找出问题作为今后研究的对象,明确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如何从解决并回答这些问题的角度来推动研究工作?我们应当要走出学科之外,通过交流来将这些研究问题更具体化。同时,我们要通过交流来达到建立研究团队的出现,并达到一定程度的分工,团队内部成员之间如何能做到相互配合与支援。不仅要有自己的研究人员,而且还要有多层次、不同年龄组合的团队才会对我们未来的研究发展有益。对我个人来讲,发展全面的、系统的、以区域为主的研究团队和将来对研究生及相关研究人员的培养,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在藏彝走廊地区开展研究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作者简介:黄树民,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

藏彝走廊——多学科区域研究

王铭铭

我们都知道,“藏彝走廊”这一概念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但考察费老提出这一概念的时间,是在他1978年刚刚恢复身份、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之时,而且当时在他背后还有相当一群学者支持,可见这与他当时对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调查研究的反思以及如何进行中国民族学未来的学科建设分不开。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目前国内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献,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那么如何能够在当代人类学之间建立一个联系和交往的平台呢?我在自己的田野考察和文献研究中发现,藏彝走廊地区是一块独具价值的历史民

族区域,它非常有利于不同学科之间联合起来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在这块区域里,可以从“居”与“流”之间的互动来看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轨迹,其关系也可从这一区域物质文化历史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如唐宋到明清时期“茶”与“马”的关系,帝国体制与民族国家下各族群之间的流动关系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土司既是中央王朝在地方施政的代言人,又是独占一方的小王,这一制度对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藏彝走廊地区开展研究,对于研究如何处理国

家和地方社会的关系来讲,会有很多素材和经验提供给我们借鉴。总体看来,对藏彝走廊这一特殊地区开展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地区性,这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而不是一个个单一民族居住区域的复合或叠加。因此,对藏彝走廊的研究,显然不是由一个简单的民族学调查就能完成的,应该综合人文学科及自然学科的多学科人才共同工作,才能取得重大突破。

我个人以为,今后对藏彝走廊地区的研究可从四个大的方面来着手。首先是制图,即制作纵向的生态分布图和平面的交通图,在图上标出藏彝走廊中的民族分布和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以反映历史时期各民族的迁徙流动,同时也要厘清走廊内外的各纵横交通通道,以进行既有图像又有文字的藏彝走廊整体形象研究,这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进行把握,否则在研究中很容易会迷失方向。其次,是要重点关注走廊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关系与历史上的族群互动对走廊发展演变的影响,至于这一点,可以将历史学、民族志与口述史有机结合起来,关心国家与地区、族群与地方的互动,尤其要关注藏、彝、羌三大民族对区域内一些较小族群的影响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些关键的区域要采取定点调查的方法。再次是物质文化研究,主要是历史的物质文化研究。在藏彝走廊地区,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造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文化单元,外界对走廊的影响较小,有利于物质文化的保存,许多被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称为“活化石”。因此,通过对走廊物质文化的发掘研究,可以发现历史的演变进程,从而丰富我们对这一地区时空关系的认识。在藏彝走廊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一定要对这一区域进行定点调查,同时注重对档案、碑文、家谱等研究资料的搜集。第四,开展现代性发展与当地的反应研究,简略而言,就是地方性的行政建设如何影响到纷繁复杂的民族地区,再如教育、公共卫生、媒体的发展以及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等等。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必须要考虑到发展这一概念的本身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特色的

发展”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国家政策,而不是一种西方独立自由式的发展。

我初步考虑了一下,今后藏彝走廊研究首先要确定课题,注意已经开展了哪些项目,还可以根据资源、科研人员和学科优势新立一些项目,然后要制定一个详细的研究计划,项目结题后最终以成果形式公布出来,对促进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很有帮助,同时也有利于下一步研究的进行和指导。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达到整合研究队伍和研究资源的目的,从而进行系统的研究规划,如开展“现状与发展”、“历史与宗教”、“考古与艺术”、“南亚与中国藏区平台”等专题研究的建设计划。藏彝走廊研究是一项综合研究,在纵向科研体制结构上,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中央机构,也有各地方高校、科研机构,涉及四川、云南、西藏及甘青等区域,涵盖民族学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我们可以先以四川的几家学术机构为中心开展研究,如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等机构有关藏彝走廊地区研究的藏书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先建立开展研究的资料库,着手整理相关文献,形成一个资料索引,这样就方便了相关领域人员的研究。同时,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藏彝走廊文化展示中心,然后通过踏实的调查研究把藏彝走廊地区变成一个很有基础的、跨学科的研究基地。

总之,我认为,藏彝走廊地区的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未来藏彝走廊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如何更好地将不同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和交流平台,加强与国外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同时培养一大批高级科研人才。为及时传递信息,交流最新研究成果,建议不定期发行“藏彝走廊研究通讯”,也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研究并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作者简介:王铭铭,北京大学教授。北京 100081